

吕龙, 陈晓艳. 2021.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热带地理, 41 (3): 485-494.
Lyu Long and Chen Xiaoyan. 2021.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ield Cognition, Place Attachment, and Inheritance Path in Rural Cultural Mem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Suzhou. *Tropical Geography*, 41 (3): 485-494.

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依恋与传承关系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吕 龙¹, 陈晓艳²

(1. 南京邮电大学 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 南京 210023; 2.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 要: 以苏州金庭镇居民为研究对象, 利用问卷及访谈数据,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甄别场域认知、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的维度差异, 验证彼此的影响路径和作用关系。研究表明: 1) 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场域认知包括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和软记忆场等维度, 其中, 前三者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 2) 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前提, 对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存在同等效力正向影响; 3) 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传承行为有着明显差异, 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对居民记忆传承行为的影响比情感性的地方认同有着显著正向作用; 4) 传承途径表现出以记忆载体为基础、以居民参与为支撑、以政策导向为保障的特征。这些结论有助于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媒介性及其特征, 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延续与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乡村文化记忆; 记忆场域; 地方依恋; 场域认同; 传承途径; 金庭镇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1)03-0485-10

DOI: 10.13284/j.cnki.rddl.003336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乡村文化记忆是承载和传达乡村生活文化、生产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储存器”, 而相应的场域或媒介自然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综合载体。乡村记忆要素通过不同场域形式被保护和传承, 既包括物质性的空间、景观或实物, 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民风习俗、身体实践、文学作品等。

乡土景观是乡村文化记忆构成要素的基础和前提, 国外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物质文化景观对表现记忆和地方的结构性联系起到重要作用(Hoelscher et al., 2004), 往日景观是文化记忆与特性的组成部分之一(阿兰·RHB, 2008)。也有学者证明了景观本身可以作为乡村文化记忆的认知载体和传承途径, 如利用英国亚裔家庭及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景观重新构建乡土历史遗产的记忆(Tolia-Kelly,

2004; David, 2007); 借鉴景观物理存储结构探讨采矿对景观记忆丧失的影响(Skaloš et al., 2012); 描述工人怀旧记忆与官方对转型工业景观的关系(Meier, 2016)。最新研究再次表明, 记忆是表现空间和地方意涵的积极要素(Zhang et al., 2021)。特别是随着VR技术支撑虚拟文化体验项目的兴起, 文化记忆传承或传播媒介发生剧变, 如Gordo等(2020)借助科技进步与游戏化方式将关于当地历史和文化信息的旅游项目制作成自助乡村历史馆。国外研究持续关注通过物质景观的挖掘来活化和重构乡村记忆, 并随着新技术的更新而有所变化。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记忆要素研究涉及聚落景观、集体记忆及文化记忆等方面。在聚落景观方面研究成果丰硕, 如通过元素提取、结构提取、文本

收稿日期: 2020-08-05; **修回日期:** 2020-09-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69); 江苏省教育厅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9SJA0096); 南京邮电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NYY219001)

作者简介: 吕龙(1981—), 男, 江苏常熟人, 博士, 讲师, 城市规划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E-mail) lvlong1981@sina.com;

通信作者: 陈晓艳(1982—),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情感, (E-mail) cxy220@163.com。

提取、图案提取等方式识别传统聚落的景观特征基因(刘沛林等, 2010; 胡最等, 2015); 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刘春腊等, 2020); 以及对川西林盘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的研究是对林盘本质的认知和解读(陈秋渝等, 2019)。围绕集体记忆的要素识别研究, 如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主体要素是记忆者本身, 客体要素是记忆活动所涉及的对象(汪芳等, 2015); 探讨汶川地震灾后遗址能够唤起居民的集体记忆(钱莉莉等, 2018); 基于游客视角对乡愁文化元素体系构建及认知影响因素(王新歌等, 2020)。国内研究围绕聚落文化景观的客观提取展开, 对主观认知的研究成为近年的热点之一。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表明, 关于乡村文化记忆要素的研究已从物质性景观载体逐步转向非物质性载体的挖掘, 但对乡村生活、生产环境中的非物质要素关注有限, 而这些要素对记忆传承以及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缺乏对乡村文化记忆媒介性及传承有效途径的研究, 忽视在地方文化记忆产生、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当地居民的认知心理和态度。鉴于此, 本研究拟基于文化记忆理论, 将问卷、访谈等主观认知与史料、实体等客观载体相结合,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构建场域认知、地方依恋与传承途径的结构模型, 以期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模型构建与问卷设计

1.1 概念模型构建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2015)认为文化记忆的主要媒介形式包括文字、图像、身体/仪式和地点等, 与前三者相比, 地点具有不可移动的属性, 为逝去的回忆提供一个感性的空间依靠, 这些记忆媒介解释了当下对过去的建构、对现在的指导以及未来的延续。不同性质的乡村文化记忆场域表现形式之间相互支撑、交互响应, 呈现硬记忆与软记忆的融合和转变, 这些转变关系包括个人参与、集体推动以及权力支撑等, 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共同参与文化记忆的产生与传承。姚华松等(2018)基于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 认为农户主体地位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可见, 乡村居民作为参与主体, 从初识、了解、接触乡村文化记忆, 逐渐被多元化的记忆场域所吸引并有选择性地产生兴趣, 进而可能唤醒居民体验乡村文化从而产生地方依恋的情结, 最终促成主体对乡村文化记忆保护与传承做出选

择。因此, 本研究所设计的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立足于文化记忆和“记忆场”理论(阿莱达·阿斯曼, 2015; 皮埃尔·诺拉, 2015), 结合前期研究成果(吕龙等, 2018), 将乡村文化记忆分为硬记忆场域和软记忆场域, 其中, 前者指能够体现具有物质性并可被人们直接感知体验的乡村整体形态格局和具有代表性的自然、人文景观等空间, 如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 后者指能够承载并体现乡村文化氛围、群体意识和地方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如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历史人物等。这些场域具备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共有的特点, 彼此之间并非相互独立, 而是相互影响、互为“镜像”。不同主体在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乡村硬记忆场域后, 借助其承载的软记忆场域进一步加深对乡村文化的了解、感知与体验, 而这种真实的文化体验有利于增强主体对这一地方的认同或依赖, 进而影响或反馈到乡村文化记忆传承方式或途径的选择。据此构建“场域认知—地方依恋—传承途径”概念模型(图1), 研究假设如下: 硬记忆场域对软记忆场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_{11} — H_{1n}); 记忆场域认知对地方认同或地方依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_{21} 、 H_{22}); 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对记忆传承途径具有正向影响(H_{31} — H_{32}); 不同传承方式之间彼此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H_{41} 、 H_{42} 、 H_{4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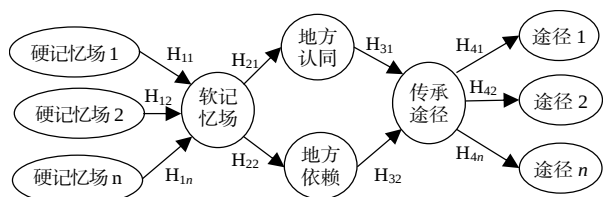


图1 场域认知-地方依恋-传承途径概念模型构建

Fig.1 Conceptual model construction of field cognition-place attachment-inheritance path

1.2 问卷设计

苏州金庭镇位于太湖之中, 拥有独具特色的“湖—山—岛”景观, 以太湖群岛风光、吴越遗迹、古村落、佛教和道教胜迹等为主的景观交相辉映, 拥有2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8处中国传统村落。问卷主要涉及记忆场域、地方依恋和传承途径等3部分内容。

1) 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认知维度主要采用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获取。通过居民访谈提炼记忆场域构成要素,以此拼贴居民记忆,再通过量化赋分判断不同要素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金庭乡村文化记忆,采用李克特5分制赋分,1~5分别代表非常没代表性、没有代表性、一般、有代表性、非常有代表性。根据乡村文化记忆形式、文化记忆场的类型划分(吕龙等,2018),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共设计24题,其中,硬记忆场域包括纪念性场地(寺庙宫观CMF₁、纪念地CMF₂、军事防御地CMF₃),标志性场地(历史名胜CMF₄、遗址遗迹CMF₅、明清之前形成的村落CMF₆、明清时期形成的村落CMF₇、传统民居CMF₈、村落街巷CMF₉、太湖湖湾CMF₁₀、山丘山峰CMF₁₁、特色植物景观CMF₁₂),文化性路径(传统节庆/仪式路线CMF₁₃);软记忆场域包括神话传说CMF₁₄、诗词碑刻CMF₁₅、叙事文本CMF₁₆、民俗节日CMF₁₇、信仰庆典CMF₁₈、特色节庆CMF₁₉、地方物产CMF₂₀、地方习俗CMF₂₁、民间表演CMF₂₂、历史人物CMF₂₃、氏族形成CMF₂₄等。

2) Williams等(1992)将在野外游憩活动调查中提出的功能性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情感性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作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2个测量维度,其在众多旅游地的地方依恋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Moore et al., 1994; Bricker et al., 2002; Williams et al., 2003; 唐文跃等, 2008; 刘博等, 2012),针对上述两个维度设计3个测量题项。地方依赖包括:比起其他乡村,我更喜欢金庭的乡村文化记忆场所(PD₁);金庭乡村文化记忆给我的生活体验在其他地方无法替代(PD₂);要体验太湖流域的乡村文化,金庭是一定要到访的地方(PD₃)。地方认同包括:金庭乡村文化记忆在我生命中很有“意义”(PI₁)、与金庭乡村文化记忆相连的特殊性使我有别于其他人(PI₂)、我对金庭乡村的文化记忆空间有强烈的认同感(PI₃)。

3)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乡村文化记忆传承受到相关的人、事、物及政策保障等多方面的影响,共设置14题。具体为:文学文本记载CC₁、庆典仪式活动CC₂、民间文化/艺人讲述CC₃、当地居民口传CC₄、亲身经历的事件CC₅、政府媒体的宣传CC₆、景点的旅游解说CC₇、居民参与旅游开发CC₈、专职文化传承人CC₉、产学研的融合创新CC₁₀、乡村记忆档案建立CC₁₁、依托现代新媒介CC₁₂、旅游文化政策实施CC₁₃、乡村文化的产品化

CC₁₄。同样采用李克特赋分法评价不同要素是否有利于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1~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源于2017-09-28—10-03、11-06—11开展的问卷调查,共发放居民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15份(86.6%),样本结构信息(表1)。接受访谈的20位居民中,男性9名、女性11名,年龄18~29岁4人,30~45岁4人,46岁及以上共12人,职业包括景区管理人员、寺庙义工、小摊主、农家乐经营者、历史房屋主人和务农居民等。

数据处理包括两方面内容:1)利用数据挖掘软件ROST CM6.0(ROST Content Mining System)对居民的访谈内容进行文本挖掘,获取乡村文化记

表1 调研问卷的人口学特征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05	49.4
	女	210	50.6
年龄/岁	18~29	121	29.2
	30~45	131	31.6
	46~59	81	19.5
	≥60	82	19.8
现居 金庭	是	384	92.5
	否	31	7.5
在金庭居住时间/a	≤5	99	23.9
	6~10	94	22.7
	11~20	52	12.5
	>20	170	41.0
文化程度	小学	84	20.2
	初中	33	8.0
	高中(含中专)	94	22.7
	大专及本科	186	44.8
	硕士及以上	18	4.3
职业	公务员	8	1.9
	事业单位人员	49	11.8
	公司职员	130	31.3
	私营业主	37	8.9
	科教技术人员	39	9.4
	农民	40	9.6
	学生	22	5.3
	离退休人员	49	11.8
	其他	41	9.9
您的身份	世居居民	189	45.5
	父辈移居者	29	7.0
	己辈定居者	80	19.3
	暂居金庭者	117	28.2
收入水平/元	≤2 000	74	17.8
	2 001~5 000	197	47.5
	5 001~10 000	94	22.7
	≥10 001	50	12.0

忆要素频数信息,作为记忆拼贴的依据。在分析过程中,为避免部分专有地名和称谓不能被识别,如“明月湾”会被识别为“明月”和“湾”2个词组,在分析前对相关的地名、人物、文学等相关词汇录入分词自定义词库,以此提升分析的准确性。首先对适用的词库进行重新定义,为后续提取高频词组奠定基础;其次对访谈内容进行分词处理,过滤掉无意义的词组后,形成能够被识别的有效词组字段,提取并统计高频词的排序和频数。2)通过分析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判断居民对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认知要素、构成维度以及影响路径。检验标准(Nunnally et al., 1978; 吴明隆, 2010a; 2010b)为: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潜变量有效结构,有效问卷数量需达到题项10倍要求,对于多重载荷现象且系数大于0.4的指标予以删除;可靠性检验Cronbach's Alpha值达到0.6以上。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达到0.6以上,结构方程配适度指标要求 $\chi^2/df < 2$ (严谨)或 < 3 (能接受);GFI > 0.9 或 > 0.8 (能接受)、AGFI

> 0.9 或 > 0.8 (能接受);RMSEA < 0.05 (良好)或 < 0.08 (能接受);收敛效度判断标准为AVE > 0.5 ,CR > 0.7 ,说明各维度之间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3 记忆场域拼贴

3.1 记忆场域频数

在居民记忆场域认知中,体现金庭乡村文化记忆要素的表述一共有57个高频词,共提及670次(图2)。根据乡村文化记忆场的分类,对其进行合并统计,结果表明:标志性场地348次、历史人物114次、文学文本73次、纪念性场地66次、节日仪式41次、身份符号28次,文化性路径未被提及。从词频统计可知,“古建筑”“历史文化悠久”“明月湾”“石公山”“古村落”位于前5位,“古建筑”“明月湾”和“古村落”同属于反映金庭从古至今人们生活方式的标志性场地,而石公山作为洞庭西山的胜境一直以来都是地方居民高度认可的典型景点,不但承载着太湖美景,还记录着众多历史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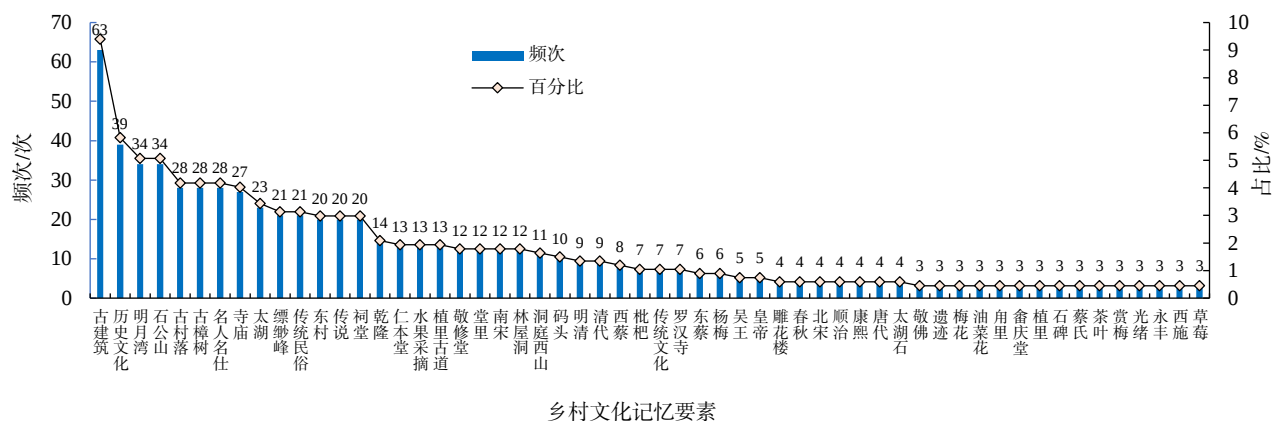


图2 居民提及乡村文化记忆要素的频数

Fig.2 Frequency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elements mentioned in the residents' interviews

3.2 场域类型拼贴

结合居民访谈内容,将提及的乡村文化记忆场的名称与频数按照类型进行归并,除未提及的“文化性路径”外,对其余6项内容进行记忆场域分类拼贴,结果如图3所示。

纪念性场地的拼贴方面,居民提及林屋洞、寺庙和祠堂,三者是金庭镇从古至今重要的宗教祭祀、民间信仰和家族祭拜场所。关于林屋洞的记忆,居民将其视为西山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的推荐旅游点。“这里是早春赏梅的好地方,这似乎已

经成为了西山的传统,等来年梅花开的时候,又是人山人海的。西山林屋洞被称为‘天下第九洞’。”(JTR-5)。对于寺庙,主导居民记忆的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包山寺和罗汉寺,每逢佳节、初一、十五等特殊时段,有大批人员前往祭拜,祈福平安,人数较多且稳定。“除了我们这里的罗汉寺,旁边的包山寺也是千年古刹,香火都很旺的。”(JTR-3)。祠堂作为过去氏族宗族祭祖的特殊家庭场所,曾经是凝结家族人心和精神寄托的重要空间,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当下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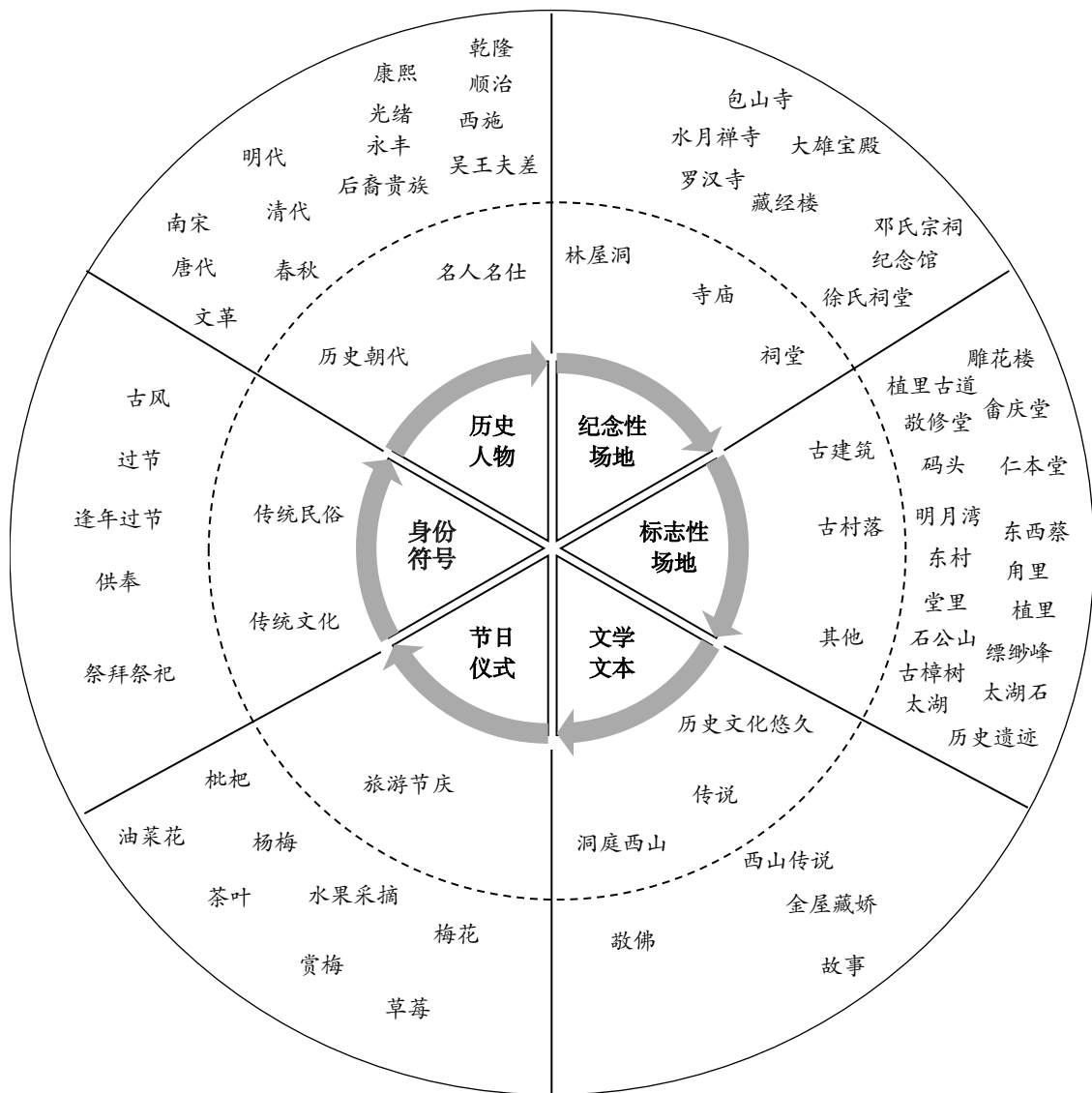


图3 居民文化记忆场域的拼贴

Fig.3 Collage of residents' cultural memory medium

民心中，祠堂已变成唤起以往家族兴旺、村民聚会的记忆空间，传统习俗活动已不在公共的祠堂举办。“徐氏后代还有，村上有2/3都姓徐的，这个徐氏祠堂目前没有家族性的祭祀活动，现在人都是各自管自己的事情，不去管这种公共的事情了。在家里请老祖宗，不像以前那样公开了。”（JTR-9）。“小时候读书就在徐氏祠堂内，后来被人改造了，以前黑板下面踩的都是大青石墩，这个记忆犹新，现在都没有了……。家族性的祭祖活动没有了，传统民俗活动还是有的，比如过中秋，冬至、过年过节祭拜老祖宗等，只不过是公共场合搬到了家里，大规模公共场合的这类活动都没有了。”

（JTR-11）。

标志性场地的拼贴方面，居民记忆反映在古建筑、古村落和其他类型场地。首先，较多提到石板街、古码头、敬修堂、雕花楼、瞻瑞堂等，具体涉及到砖雕、石雕、木雕、门楼、大门、江南风格等反映古建筑单体及群体的内容，这里的古建筑与乡村文化记忆密不可分。“我们是敬修堂唯一的住户，一直就住在敬修堂。敬修堂共有六进院落，砖雕门楼上的雕刻内容都凸显着吉祥如意，而在第六进门窗上刻有‘龙’的图腾，说明这里与皇家有关，那时民间私自刻‘龙’是不行的，而且图案保留的非常好。”（JTR-10）。其次，对于古村落的印象，以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明月湾古村和东村古村为主导,其他还涉及到角里、堂里、植里等古村落,其中明月湾古村旅游发展已有十余年的历史,知名度和影响力都较高;而东村古村的旅游发展近年正处于起步建设阶段,已形成相对完善的游赏线路和主要景点,但仍以散客为主。此外,反映地方特色地形地貌的太湖、缥缈峰、石公山等,还有古樟树和银杏等特色植物景观,都是其他标志性场地的代表。“洞庭西山古村落多,古民居多。不少古村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明清时期的深宅大院。其中,比较有名的古村有堂里、明月、东村、东蔡、西蔡、后埠等。”(JTR-14)。

软记忆方面的拼贴包括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和历史人物。对于文学文本拼贴,居民记忆提及反映洞庭西山历史文化的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学作品,部分可见于旅游景点的介绍、导游讲解和居民口述,这些都为金庭乡村文化的展示提供了点睛之笔。“金屋藏娇的故事,并非空谈,是有关联的,里面门上是有龙的,清朝时期民宅如果有龙是要杀头的,这个还真有关系的。关于这个徐氏祠堂在文革时遭到了破坏,因为这里(徐氏祠堂)是公共场所,而敬修堂是民居所以才得以保留,建筑保留的很好。特别是后三进很是漂亮,也是金屋藏娇的地方。”(JTR-8)。对于节日仪式的拼贴,居民认为现代旅游节庆在传播与展示乡村文化记忆以及提升地方吸引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各类瓜果特产成熟之际吸引着周边很多游客前来采摘、购物,并逗留,如从三月的林屋梅花节开始,到油菜花、枇杷、杨梅等特色节庆的举办,已形成了区域性的影响力。“在堂里四周的山上,盛产柑橘,杨梅、青梅、枇杷、板栗和茶叶等,在瓜果盛开之时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西山岛不同季节都有特色瓜果,可以采茶、采杨梅、采枇杷和采桔等,都是岛上的特色体验旅游,而现在正是桔子红了的时节。我们除了历史文化悠久外,现在的特色采摘旅游节庆影响很大。”(JTR-12)。相反,融入旅游的传统民俗节庆活动几乎没有,而民间也由于社会、人口等一系列的变动面临着记忆的断裂,不仅游客无法体验,而且当地居民参与也不多。对于身份符号的拼贴,居民提及古风民俗、逢年过节、供奉或祭拜祭祀等传统民俗和文化,但多以家庭为单位,以家族或村落为主的活动近年来已不多见,即便强调某些传统习俗的重要性,但迫于现实的情况也表现出无奈之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居多,

剩下的都是些老人了,以前的传统习俗,在自家里逢年过节时会有,但是大规模的活动早就没有了,主要是没有人了,也不像以前会有人专门出来组织。”(JTR-7)。对于历史人物的拼贴,居民认为可以从人名仕和历史朝代两个息息相关的方面进行表达,拼接中体现了春秋、唐宋、明清等不同发展阶段洞庭西山与历代帝王及人名仕的紧密联系,表现为时间点和人物上更为丰富和连贯,内涵更为丰富。

可以看出,通过居民访谈内容拼贴记忆主体在日常生活、生产过程中接触并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的“碎片”,能够了解居民的认可及关注程度。居民对纪念性场地和标志性场地的记忆认知度较高,说明对体现乡村文化记忆的实体空间印象深刻,可以直接接触并身临其境;对于其他非实体性的记忆场,居民的记忆表现内容显得更为广泛和丰富,基本体现了地方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地方、事件、人物等内容。

4 模型验证及影响路径

4.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记忆场域认知的24项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居民量表可靠性Cronbach's α 值为0.943,表明量表信度较好;KMO值为0.944 ($\chi^2=3\,982.21$, $df=91$, $p=0.00$),说明样本数据结构效度较好。经过探索分析,硬记忆场分为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自然型场地3个维度,软记忆场呈现1个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5.72%。预设题项保留居民14项,即纪念性场地CMF₁、CMF₂、CMF₃,村落型场地CMF₇、CMF₈、CMF₉,自然型场地CMF₁₀、CMF₁₁,软记忆场CMF₁₅、CMF₁₇、CMF₁₈、CMF₂₁、CMF₂₂、CMF₂₄。

由于地方认同研究已较为成熟,故该维度直接纳入结构方程检验,不再单独探索分析。同样地,对初设14项传承路径进行维度探索,结果表明:居民量表Cronbach's α 值为0.936, KMO值为0.947 ($\chi^2=2\,546.199$, $df=45$, $p=0.00$),说明样本数据信度和效度较好。传承途径包括政策支持、记忆载体和地方实践等维度,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4.08%。预设题项保留10项,即政策支持CC₂、CC₆、CC₇、CC₁₁、CC₁₃,记忆载体CC₁、CC₃、CC₉,地方实践CC₄、CC₅。

4.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利用AMOS21.0对假设的结构模型进行拟合检

验,虽无不可解释解,但模型拟合度欠佳,根据修订指标显示不同传承路径之间相关性超过0.7,故增加二阶关系。修正后拟合指标显示(表2、3):预设模型的 $\chi^2=848.356$ 、 $\chi^2/df=2.170$;GFI=0.882,接近0.9理想标准;RMSEA=0.053,接近良好标准,TLI=0.942、IFI=0.948、CFI=0.948接近0.95,故预设模型达到拟合要求。不同维度、不同测量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量为0.694~0.893,均>0.6且达到显著

表2 概念模型的拟合指标

Table 2 Goodness-of-fit indices of conceptual model			
检验指标	适配度指标	拟合指数	参考标准
	χ^2	848.356	越小越好
绝对	χ^2/df	2.170	<2(严谨)或<3(能接受)
适配度	GFI	0.882	>0.9(理想)或>0.8(能接受)
指标	AGFI	0.859	>0.9(理想)或>0.8(能接受)
	RMSEA	0.053	<0.08(能接受)或<0.05(良好)
增值适配度	TLI	0.942	≥ 0.95 (理想)或>0.9(普通)
指数	IFI	0.948	≥ 0.95 (理想)或>0.9(普通)
	CFI	0.948	≥ 0.95 (理想)或>0.9(普通)

表3 概念模型的CFA分析

Table 3 The results of CFA of conceptual model						
潜在	测量	标准化因	C.R.(t-	标准化系数	组合信	平均变异抽
构面	题项	子载荷	value)	平方 SMC	度 C.R.	取量 AVE
纪念性 场地	CMF ₁	0.779	—	0.607	0.825	0.612
	CMF ₂	0.865***	18.001	0.748		
	CMF ₃	0.694***	14.226	0.482		
村落型 场地	CMF ₇	0.773	—	0.598	0.861	0.674
	CMF ₈	0.821***	17.536	0.674		
	CMF ₉	0.866***	18.627	0.750		
自然型 场地	CMF ₁₀	0.870	—	0.757	0.815	0.688
	CMF ₁₁	0.787***	15.995	0.619		
	CMF ₁₅	0.751	—	0.566		
软记 忆场	CMF ₁₇	0.842***	17.872	0.707	0.912	0.632
	CMF ₁₈	0.831***	17.611	0.691		
	CMF ₂₁	0.754***	15.754	0.569		
	CMF ₂₂	0.783***	16.447	0.615		
	CMF ₂₄	0.806***	17.005	0.651		
地方 认同	PI ₁	0.893	/	0.797	0.893	0.736
	PI ₂	0.829***	22.765	0.687		
	PI ₃	0.851***	23.133	0.724		
地方 依赖	PD ₁	0.863	—	0.745	0.891	0.732
	PD ₂	0.839***	21.674	0.704		
	PD ₃	0.864***	22.768	0.746		
政策 支持	CC ₂	0.690	—	0.477	0.882	0.601
	CC ₆	0.772***	14.405	0.596		
	CC ₇	0.799***	14.858	0.638		
	CC ₁₁	0.789	14.694	0.623		
	CC ₁₃	0.820***	15.212	0.672		
记忆 载体	CC ₁	0.782	—	0.612	0.869	0.689
	CC ₃	0.851***	18.812	0.724		
	CC ₉	0.855***	18.907	0.731		
地方 实践	CC ₄	0.766	—	0.587	0.698	0.537
	CC ₅	0.698***	13.341	0.487		

注:“***”表示 $p<0.001$;“—”表示没有数据。

水平;组合信度为0.698~0.912,基本达到0.7标准;平均变异抽取量 AVE 为 0.537~0.736,均>0.5 检验标准,表明调整后的结构模型可以接受。

4.3 影响路径分析

结构模型拟合验证结果(图4)显示:硬记忆场不同维度对软记忆场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9、0.501、0.186,除自然型场地对软记忆场的显著性为0.002外,其余都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故接受假设H₁₁、H₁₂、H₁₃。软记忆场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都具有正向影响,路径系数都为0.384($P<0.001$),接受假设H₂₁、H₂₂。地方认同对传承路径影响系数为0.118($P=0.44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假设H₃₁;地方依赖正向显著影响传承路径,系数为0.498($P<0.001$),接受假设H₃₂。对政策支持、记忆媒体和地方实践等传承路径的选择都呈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均超过0.9,故接受H₄₁、H₄₂、H₄₃。

5 结论与讨论

以文化记忆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为立足点,构建“场域认知—地方依恋—传承途径”结构模型,并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纪念性场地、村落型场地和自然型场地等硬记忆场对软记忆场有着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村落型场地是最为重要的记忆场域,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认知是居民地方依恋构建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因素。2)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乡村文化记忆传承方式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的传承行为倾向受到地方依赖的显著影响,说明功能性的地方依赖对居民的传承行为的影响比情感性的地方认同起更重要的作用。3)传承路径的选择行为以记忆载体的构建为基础,以当地居民的参与为支撑,以政策导向为保障。4)乡村文化记忆场域通过地方依赖对记忆传承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属于解释乡村居民记忆传承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在地居民感知视角对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构成要素和维度表达进行讨论,证明了与居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相关的村落型场地,及其蕴含其中的非物质文字、图像、身体实践等信息,共同构成乡村文化记忆承载媒介最为重要的物质实体空间,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纪念性场地和自然型场地。在当下乡村文化记忆传承途径中,除了专业文本记载和专职传承人动态演绎的交互基础上,还应积极响应和服务国家政策战略,提升当地居民的主人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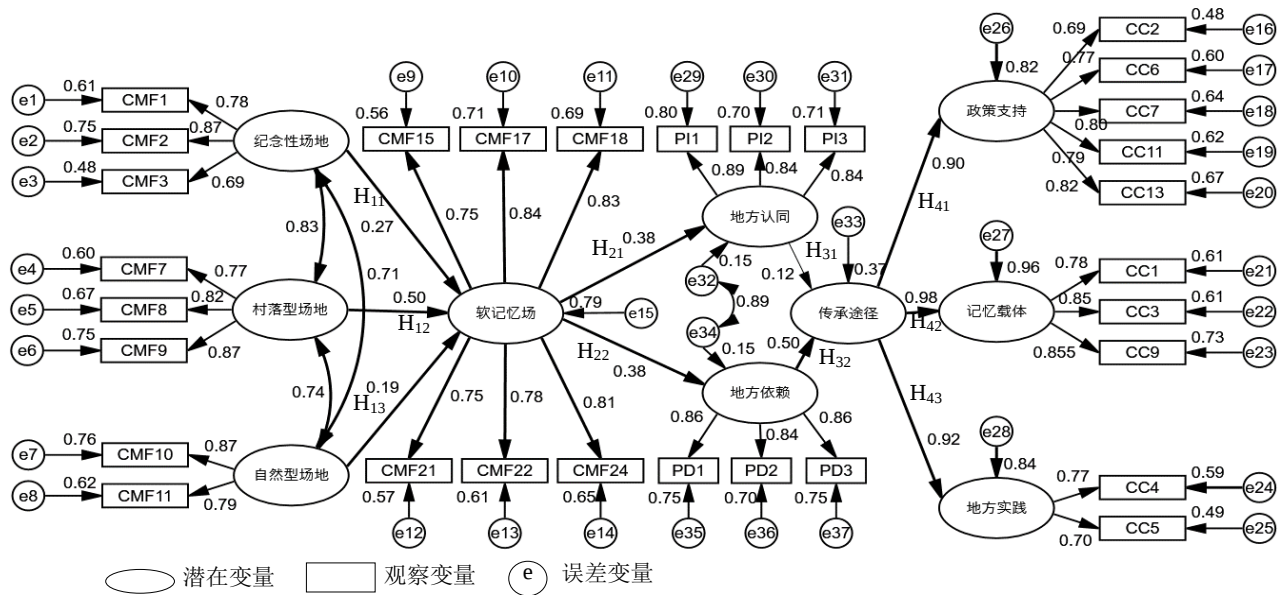


图4 结构模型标准化系数路径

Fig.4 Path diagram of SEM with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意识, 增强其参与度和责任感, 发挥其作为传承主体的作用。同时, 产学研的融合创新和现代新媒介等因素虽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但在当下乡村文化记忆传承媒介多元化和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前提下, 对乡村文化记忆保护和利用的影响势必越发明显。乡村文化记忆作为展示地方性的重要特征要素, 不仅可以作为增强地方身份认同的象征, 还可以作为乡村文旅融合的新资源, 丰富乡村文化记忆媒介性研究的新内涵, 拓展乡村旅游资源的新需求和新认识。

本文也存在一些可以深化的地方: 1) 研究主体对象的广泛性应拓展至游客、外来创业以及离乡、返乡的人群, 了解不同群体对乡村文化记忆场域的认知异同, 进一步突出模型的普适性。2) 为积极响应、服务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的国家战略, 提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今后应围绕多元文化区内不同乡村居民群体在乡村文化记忆认同与传承互动的异同点, 挖掘地域性特点和规律, 形成外来文化与乡土文化互惠互利的格局, 为今后乡村规划建设、乡村记忆延续、文化冲突化解, 提升乡土文化的适应性与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阿兰·R H B. 2008. 地理学与历史学: 跨越楚河汉界. 阙维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lan R H B. 2008. *Geography and History-Across the Chu and Han Borders*. Que Weimi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阿莱达·阿斯曼. 2015.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Assmann A. 2015. *Memory Space: The Form and Change of Cultural Memory*. Pan Lu.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ricker K S and Kerstetter D L. 2002. An Interpretation of Special Place Meanings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Attach to the South Fork of the American River. *Tourism Geographies*, 4(4): 396-425.

陈秋渝, 杨俊熙, 罗施贤, 孙大江. 2019. 川西林盘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 热带地理, 39 (2): 254-266. [Chen Qiuyu, Yang Junxi, Luo Shixian and Sun Dajiang. 2019. Ident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of the Linpan Culture Landscape Gene. *Tropical Geography*, 39 (2): 254-266.]

David A. 2007. Kitsch Geographies and the Everyday Spaces of Social Mem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9(3): 521-540.

Gordo M L and Parrado C L. 2020. Self-Guided Historical Gymkhanas: An Opportunity for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Tourism and Heritage Research*, 3(1): 246-258.

Hoelscher S and Alderman D H. 2004. Memory and Place: Geographies of a Critical Relationship.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5(3): 347-353.

胡最, 刘沛林, 邓运员, 郑文武. 2015.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方法研究. 地理科学, 35 (12): 1518-1524. [Hu Zui, Liu Peilin, Deng Yunyuan and Zheng Wenwu. 2015. A Novel Method for Identifying and Separating Landscape Genes from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5

- (12): 1518-1524.]
-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申秀英, 李伯华, 胡最. 2010.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 地理学报, 65 (12): 1496-1506. [Liu Peilin, Liu Chunla, Deng Yunyuan, Shen Xiuying, Li Bohua and Hu Zui. 2010. Landscap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Effect Elements of Landscape Gene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5(12): 1496-1506.]
- 刘博, 朱竑, 袁振杰. 2012. 传统节日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 地理研究, 31 (12): 2197-2208. [Liu Bo, Zhu Hong and Yuan Zhenjie. 2012.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he Winter Jasmine Flower Market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1(12): 2197-2208.]
- 吕龙, 黄震方, 陈晓艳. 2018.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地理研究, 37 (6): 1142-1158. [Lv Long, Huang Zhenfang and Chen Xiaoyan. 2018. Type Classification,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Space: A Case Study of Jintong Town in Su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6): 1142-1158.]
- 刘春腊, 徐美, 刘沛林, 曾凡超. 2020.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地理学报, 75 (2): 382-397. [Liu Chunla, Xu Mei, Liu Peilin and Zeng Fanchao. 2020.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Xiangx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5(2): 382-397.]
- Moore R L and Graefe A R. 1994. Attachments to Recreation Settings: The Case of Rail-Trail Users. *Leisure Sciences*, 16(1): 17-31.
- Meier L. 2016. Metalworkers' Nostalgic Memories and Optimistic Official Representations of a Transformed Industrial Landscap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4: 766-785.
-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7-14.
- 皮埃尔·诺拉. 2015.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3-28. [Nora P. 2015. *Field of Memory: The Culture and Social History of Frenc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uang Yanhong, et al.. Tra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3-28.]
- 钱莉莉, 张捷, 郑春晖, 张宏磊, 郭永锐, 颜丙金. 2018. 基于集体记忆的震后北川老县城空间重构. 人文地理, 33 (6): 53-61. [Qian Lili, Zhang Jie, Zheng Chunhui, Zhang Honglei, Guo Yongrui and Yan Binjing. 2018.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Beichuan Ruined Country Town Post-Earthquake Based on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Human Geography*, 33(6): 53-61.]
- Skaloš J and Kašparová I. 2012. Landscape Memory and Landscape Change in Relation to Min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43): 60-69.
- Tolia-Kelly D. 2004. Locating Processes of Identification: Studying the Precipitates of Re-Memory Through Artefacts in the British Asian Hom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9: 314-329.
- 唐文跃, 张捷, 罗浩. 2008. 古村落居民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的关系——以西递、宏村、南屏为例. 旅游学刊, 23 (10): 87-92. [Tang Wenyue, Zhang Jie and Luo Hao. 2008.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ce Attachment of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Resource Protection. *Tourism Tribune*, 23(10): 87-92.]
-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and Roggenbuck J W. 1992.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14(1): 29-46.
- Williams D R and Vaske J J.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Forest Science*, 49(6): 830-840.
- 吴明隆. 2010a.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Wu Minglong. 2010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SPSS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吴明隆. 2010b.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Wu Minglong. 2010b.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MO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汪芳, 孙瑞敏. 2015.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 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 地理研究, 34 (12) 2368-2380. [Wang Fang and Sun Ruimin. 2015.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Documentary Homesickness in Mind. *Geographical Research*, 34(12): 2368-2380.]
- 王新歌, 张希月, 陈田. 2020.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39 (3): 682-695. [Wang Xinge, Zhang Xiyue and Chen Tian. 2020.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ts' Cogniton of Local Nostalgic Cultural Elements: Take Huizhou Region as a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 39(3): 682-695.]
- 姚华松, 黄耿志, 冯善富, 陈再齐, 郭炎. 2018.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乡村治理实践. 热带地理, 38 (3): 405-412. [Yao Huasong, Huang Gengzhi, Feng Shanfu, Chen Zaiqi and Guo Yan. 2018. Paths to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articipatory Capacity: A Social Practice of a Village in East Hubei. *Tropical Geography*, 38(3): 405-412.]
- Zhang X, Chen Z and Jin H. 2021. The Effect of Tourist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on Revisit Intention: Does Nostalgia Promote Revisiting?.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6(2):147-166.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ield Cognition, Place Attachment, and Inheritance Path in Rural Cultural Mem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A Case Study of Jinting Town, Suzhou

Lyu Long¹ and Chen Xiaoyan²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and Biologic Inform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the "de-loca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memory fracture, and cultural confli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 vital and pressing problem that restricts rural cultural inheritance. Taking the residents of Jinting Town in Su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data to identify the dimensional differences of field cognition, place attachment, and inheritance path 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to verify their influence path and 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model fitting verification show that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hard memory field to the soft memory field are 0.269, 0.501 and 0.186, respectively. While the significance of natural sites to the soft memory field is 0.002,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all other dimensions reach 0.001, so memorial sites, village sites and natural sites all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soft memory field.. The soft memory fiel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s are 0.384 ($P < 0.001$), so field cognition in soft memor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The coefficient of the influence of local identity on the inheritance path is 0.118 ($P=0.448$), which fails the significance test,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local identity on the path of memory transmission was not accepted.. Local dependence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heritance path, with a coefficient of 0.498 ($P<0.001$), so it is recognized that place depende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ath of memory transmission.. The choice of inheritance path, employing policy support, memory media, and local practice,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nd the path coefficients are all above 0.9, s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heritance modes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hard memory fields, such as commemorative sites, village-type sites, and natural sites,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soft memory field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gni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field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and facto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2) Residents' inheritance behavior tendency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lace dependence, which indicates that functional place dependence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residents' inheritance behavior than affective place identity. (3) The choice of inheritance path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mory carrier, support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and guaranteed by policy guidance. (4) The rural cultural memory field has a significant indirect influence on memory inheritance behavior through local depende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the memory inheritance behavior of rural residents. The study proves that village-type sites related to residents'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immaterial texts, images, physical practic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m, jointl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material entity space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media.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action of professional text recording and dynamic interpretation by inheritors, the work to pass along rural cultural memories serves national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continually enhances residents' sense of ownership, enhances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celebrates their role as the main body of inheritance. The conclusion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dia inherit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tection, contin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memory; memory field; place attachment; field identification; inheritance path; Jinting Town